

「為謀民族之生存，保全領土之完整，決不惜任何犧牲，與日抗戰到底。」

——安溪赤嶺旅印尼巴厘華僑林助成

周年系列報道

A19 ■責任編輯：李揚洋 ■版面設計：余天麟 2015年9月7日(星期一)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烽火連八年 僑批抵萬金

海外家書匯款援抗戰 文獻列世界記憶名錄

僑批是福建等僑鄉與海外交往的特殊文獻，2013年，僑批被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作為世界記憶遺產，福建僑批不僅喚醒了「銘記歷史 勿忘國恥」的家國情懷，亦激發了「為國家效力必以盡國民之份子也」的抗戰熱情。1938年5月廈門淪陷後，閩南僑批業中心轉移到泉州，1940年和1941年泉州僑匯分別高達兩億八千萬和三億六千五百萬元，顯示在危難中的極大支撐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建忠、黃瑤瑛 福建報道

■僑批上書「勿買日本貨，勿做亡國奴」。

本報福建傳真



■黃清海 本報福建傳真

「僑批」就是海外華僑寄給國內僑眷的家書和匯款。因閩南方言及潮汕話中都稱「信」為「批」，故名「僑批」，又叫「銀信」。主要分佈在福建、廣東等僑鄉，現已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前日，環仔正整裝乘舟返國，但他此行不是回家省親，乃是為國當兵服務而去。妹初聞此事亦曾竭力勸其勿往，無奈侄兒志已決，是我人力所不能挽回，他終而去……」這封泛黃的僑批寫於1939年，字裡行間記載着一位華僑子弟歸國從軍、參與抗戰的故事。「如今這位熱血華僑青年雖已不可考，但這封僑批卻真實還原了當時普通華僑的愛國情懷。」福建泉州華僑歷史學會常務理事黃清海如是說。

同仇敵愾之情猶在

作為僑批研究愛好者，黃清海20多年來堅持收藏，擁有的僑批及華僑章、證數量已超過兩萬件，其中與抗戰有關的僑批達二三百封。從黃清海精選出來的僑批抗戰實物可見，這些僑批或提到華僑主動捐贈錢物支持抗日，或關心國內的革命形勢，或穿插抗戰年代的國內物價水平、教育情況以及國內動態。

「在上世紀那段日本侵略、動盪的歲月裡，這些在海內外生活的閩南小人物，有對抗戰形勢表示擔憂的，有鼓勵親人奮起抗敵的，也有號召國人抵制日貨的，無論何種內容，現今讀來，仍能感受到寫信人當時同仇敵愾的強烈情緒。」

藉家書表戰鬥決心

「日本早起野心，欲順歐洲酣戰之時，無暇東顧，起而吞併中國，言之殊堪痛恨」，「但日本欲吞福建，聞現日艦時游閩海，外地華僑人心惶惶，倘外交決裂，則吾閩受莫大之損失，爾雖婦人應亦等此通知耶。」黃清海拿起兩封精心封存的僑批告訴記者，這是「華僑英雄」黃開物的家書。

1915年初，日本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後，激起海外僑胞的極大憤慨。「在此國際背景之下，黃開物寫下了這兩封從菲律賓馬尼拉寄給在同安的女子的僑批，其中特別談到他對日本野心吞併中國的痛恨，並告知妻子，對於涉及個人及國家的大事，不論男女，人人都要關心，以隨時採取積極應對措施。」

「豈知敵人慾壑難填，得寸進尺，今再藉事而謀我平津，現我政府及朝野之士均同心一致對日，因忍無可忍，為謀民族之生存，保全領土之完整，決不惜任何犧牲，與日抗戰到底。」這是一封收藏在泉州市檔案局的僑批，是安溪赤嶺旅印尼巴厘華僑林助成寫給母親白氏的，信中提及盧溝橋事變，認為中日大戰恐難避免，表達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見證捐資救國歷史

有件加蓋「請購救國公債」宣傳戳的僑批，是1938年由馬來西亞巴生寄中國永春的信封。黃清海通過研究發現，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後，中國開始了全面抗日，當時的國民政府號召僑眷用僑匯認購公債，支援國家抗日救國。這件僑批的發現見證了這一段歷史。

泉州市檔案局保管利用科科長林敏敏告訴記者，類似的僑批不在少數，1939年由菲律賓康起圖寄廈門同安灌口的僑批就寫到：「因現在當在抗戰中，凡是中國國民份子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此乃當然職責，實在歡喜出本，內助樂為輸將也。」這裡就提及家人應支持國內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抗戰僑批珍品實物」展覽近日在華僑大學舉辦，吸引眾多年輕人的關注。本報福建傳真

南洋相繼淪陷 重挫閩僑批業



■華僑林助成給母親白氏的僑批。本報福建傳真

「國難激發華僑愛國愛鄉熱情，華僑擔心國內親人在戰爭中的生活困難，大量寄批寄錢，了解鄉情。」中山大學歷史系博士生張行專注於閩南僑批的研究，日前他在福州參加福建省有關僑批的研討會時，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他向記者講述了閩南僑批業的興起過程及抗戰時期的艱難運轉。

廈門成僑批核心樞紐

據張行介紹，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30年代的數十年間興起了一波中國人移民海外的高潮，隨之興起的閩南僑批業逐漸形成了完整的經營網絡，包括南洋收匯局、廈門中轉局、閩南內地解付局和頭寸調撥等機構。

在閩南僑批業的興起過程中，廈門起到核心樞紐的作用。據統計，抗戰以前福建全省僑匯的85%是由廈門結匯或轉匯。此外，廈門僑批局數量最多，比例曾高達福建全省的80%。然而，抗戰時期廈門淪陷和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給閩南僑批業帶來了巨大的衝擊。

戰事令業務一度中斷

張行在研究閩南僑批史中，亦特別關注到隨着戰事演進，愈來愈困難的僑批運轉。他以中行合昌信局為例，「該局在鼓浪嶼收發僑批信



■位於鼓浪嶼安海路的「番婆樓」，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為廈門有名的僑批局。本報福建傳真

款約二三日即有船一班，可以說很是便利，因廈門失陷後，交通遲緩，每半月或一月始有船一班，來信約需一月始至泉，回信又需月餘。而彼時的中國銀行泉州支行經理張公量，在所撰《關於閩南僑匯》一書中對交通遲緩帶來的困難有這樣的描寫：不惟過於遲緩，增加僑胞困苦，即於吸收外幣，同受影響。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南洋各地相繼淪陷，閩南僑批業務幾乎完全停頓，僑匯中斷，直到抗戰結束後才得以恢復。

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看到一張馬來亞華僑陳恩溫在1945年寫給在廈門的女子的僑批，該僑批開篇即寫到，因為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四年未有信回」，「致家中費用缺乏之苦」；「幸而日本已投降」，讓他欣喜不已，立刻給家中匯去「國幣一萬八千元」。這一僑批顯示，在日本投降後，幾乎中斷的閩南僑批，開始恢復。

援資廣進 日軍豪奪

國難當頭，同舟共濟。記者在福建省檔案館採訪時，看到一份1937年10月《銀行周報》，記載到，「七七事變」以後，「閩南在南洋謀生之僑胞匯款回國極為踴躍，平均每月達450餘萬元」，到1937年7月、8月「竟各達1000餘萬元」。

僑匯助力 功不可沒

張行表示，戰時各方當局之所以都努力保持僑批業務除了上述緣由外，更重要的是因為僑匯外匯是戰時增加戰略物資購買力、穩

定金融秩序的重要資源，這也是各方盡力爭取僑匯的主要動力。

據統計，抗戰前，閩南地區工業落後物質貧乏，貿易出入口岸年年入超，1932年至1938年廈門口岸入超二億三千四百五十萬元，而僑匯收入為三億六千多萬元，反而超出一億二千多萬元。僑匯對於抗戰期間國家對外貿易保持正常運作，提供足夠儲備力功不可沒。

穩固佔領 強行收編

張行說，廈門、汕頭、廣東、海口等地次

第為日軍佔領時，也有意保持僑匯暢通，認為對於日軍穩固佔領區的統治具有同樣的作用。於是，日軍在佔領區採取各項措施，試圖搶奪僑匯資源。

據記載，日軍在廈門、廣州及汕頭設立特別市政府，重開郵政局，指示辦理華僑匯兌業務。然而廈門郵局業務卻一直業務冷清，究其原因鼓浪嶼仍然存在大量僑批局和銀行機構，日本人在廈門的郵局無法與之競爭。此外，日本當局組織廈門、汕頭等淪陷區倖存的僑批局組織同業公會恢復僑批業務，並且強令由日資台灣銀行統一負責。

戰事延誤匯款 信譽一夕坍塌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從南洋發往泉州的最後兩次僑批由於戰事關係延誤分發，由此引發爭議不斷的「最後二次僑批」事件。張行認為，「最後二次僑批」是閩南僑批發展史上的一個標誌性的事件，其標誌着閩南僑批業數十年來所積累的行業信譽和規範的坍塌，其後的閩南僑批業陷入瘋狂和混亂之中。

港口遇襲 郵輪繞道

1941年12月8日日軍在偷襲珍珠港的同時，對菲律賓各港口也發動了空襲，12月15日在呂宋島登陸，至翌年1月佔領馬尼拉。南洋戰事爆發前，1941年11月17日及12月4日從菲律賓發往泉州的兩批僑批照常發出，南洋收匯局也準備頭寸等僑信到泉州港後調撥，因為戰事突發輪船繞道而行，很久才到達鼓浪嶼，又「適是時吾愛國志士刺殺敵首澤重信事件發生，泉鼓交通被敵封鎖，致稽延日久」（《晉江縣政府處理僑信分發經過情形報告書》），直到1942年1月29日才到達位於泉州的晉江郵局。

截留看風 款項積壓

馬尼拉淪陷時，菲律賓各收匯局就電告國內分局或合作局停發僑匯，因此到達晉江的僑信因無頭寸（即款項，編者注）撥付而積壓下來。除了菲律賓的最後兩批僑批以外，各「洋幫」僑批局的僑匯頭寸如往常一樣調撥到香港投入到匯水買賣或進出口貿易中，此時南洋各埠都風聲鶴唳，各南洋總局隨時都有因戰事而關門的危險，「這也就給了洋屬的在港機構以『截留看風』的機會」（《泉州僑批業公會概況》），香港的許多僑匯調撥機構乘機扣押那用頭寸款項，也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閩南僑批積壓的緣由之一。

此時已近農曆年關，閩南僑眷急需這批僑匯款項，因此怨聲四起。最後經驗核，積壓的僑批「計有僑信萬餘封，票款約二百萬元（實為三百萬元）」。

■王順興信局是泉州最早的僑批館。本報福建傳真



■僑批上書「抵制仇貨，堅持到底，臥薪嘗膽，誓雪國恥」。本報福建傳真

